

新生代作家小说
精选大系

暖若春风

林森◎著

NUAN RUO
CHUNFENG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新生代作家小说 精选大系

暖若春风

林 森◎著

NUAN RUO CHUNFENG

时代出版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暖若春风/林森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3

(新生代作家小说精选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5139-2

I. ①暖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1827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策 划:朱寒冬 张 堃

责任编辑:姜婧婧 刘姗姗

封面绘图:蒙美立

装帧设计:许含章 徐 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1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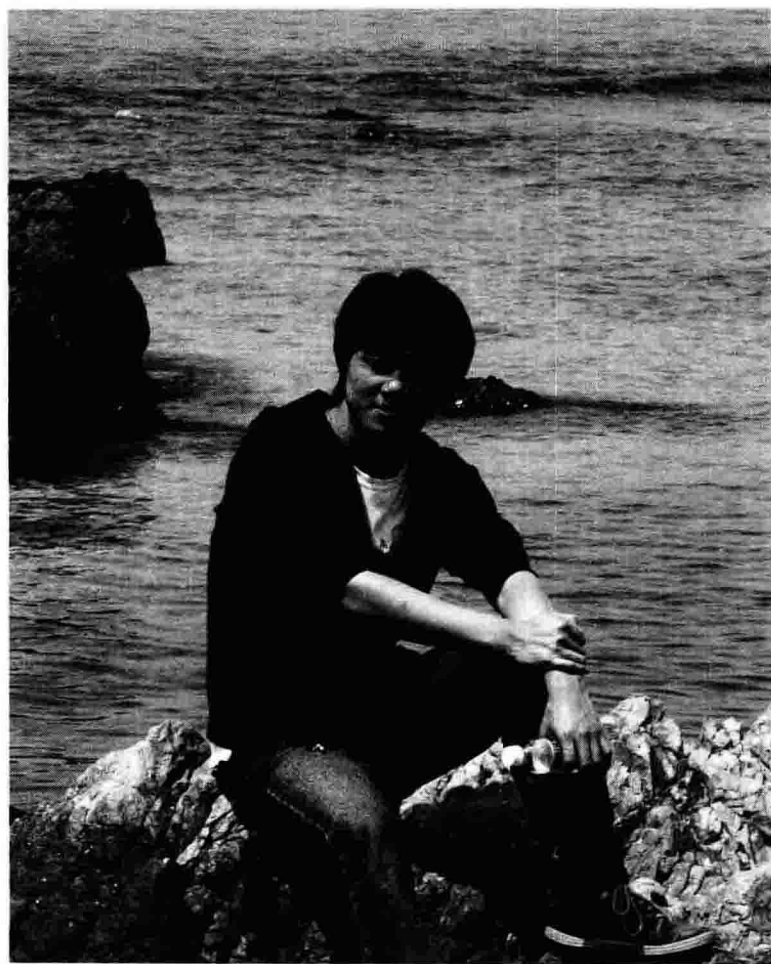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75 字数:280千字

版次: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林森 / 1982 年生,海南澄迈人,现供职于《天涯》杂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刊载于《诗刊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天涯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等。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小镇》、长篇小说《关关雎鸠》、诗集《海岛的忧郁》《月落星归》等。曾获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、海南文学新人奖、海南文学双年奖·作品一等奖、全国梁斌小说奖等。

新 生 代

作家小说精选大系



目 录

上篇：离 去

第一章 无处可逃 ■ 003

第二章 梦的重量 ■ 032

第三章 浪子回家 ■ 063

第四章 走丢的牛 ■ 092

第五章 毒瘾发作 ■ 129

第六章 陈年旧事 ■ 161

第七章 他人嫁衣 ■ 198

下篇：归 来

第八章 魂兮归来 ■ 229

第九章 冬日之寒 ■ 271

第十章 还乡之路 ■ 344

第十一章 暖若春风 ■ 364

后记 ■ 366

上篇：离去



哪儿是最终的归宿？那夜火、那忧伤、那夜火中噼啪作响的忧伤，随风传送。在岁月背后高声歌唱，没有绝望，没有结束和开始，没有过程。我们的未来，包含花一样的命运。你说，我们必须成长吗？无论年少或苍老，不管高低胖瘦，是否都让过去落满灰尘，是否都让水花溅起、星辰坠下？年少的快乐光一般离去，秋天枯黄死亡，谁在寒冷的冬天，怀念一棵草的一生？大地仁慈，而孤独如我，在尘世奔走，无人疼痛。

第一章 无处可逃

1

约定的路灯下，慌乱已如潮水淹没了许飞，他手舞足蹈的幅度渐渐加大，是在无声呐喊，还是饱含期待？远远地，我便看到他伸长脖子，左右上下摇摆，像只失控的电风扇——他是在焦急地等我小姑。他和我小姑若即若离好几年了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只恨感情的事不能简单地拿透明胶一粘一捆便成了。他的隐藏十分拙劣，偏偏他总觉得自己是演技派，千方百计又破绽频出地隐藏着他对我小姑的好感。在我小姑陈可樱出现之前，他目光撒网般在人群中打捞，眼珠着火般通红；陈可樱露脸后，他却又把脸转开，装得云淡风轻、若无其事，开口说话就鬼撞墙，言不及义地不断绕圈，把陈可樱急得也像失控的电风扇。

前天就约好了今晚一起去看新琼剧《下南洋》——许飞最近迷上琼剧，写的几首新歌都尝试融入海南的戏曲和民歌。新歌发在网上时，引起不少网友的惊叹和追捧，甚至有人已经组建了粉丝团，名叫“海飞丝”，并自发组织了不少活动，活动的口号是“别让寂寞成为你的头皮屑”，给无数寂寞的单身男女创造

了打发漫漫长夜的良机。当然,由于某些粉丝团成员长相令人发指,在活动中受到其他人的排挤,“头皮屑”大增,一怒之下,也相互串联,成立了一个专门攻击许飞的组织,说他从没在活动中现身过,说他的音乐已经陷入了个人小圈子,至于他把地方戏曲插入网络流行歌更是一场笑话,等等。这个以和“海飞丝”论战为乐的团体名叫“嘘嘘”,听了就让人下身抽紧,而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口号:“让我们在他的歌中嘘嘘吧!”许飞自己倒是无所谓,在工作之余,随心性写些玩票的歌,一到聚伙 K 歌,他的保留节目便是唱琼剧《苏东坡在海南》里的“一阵山风吹酒醒……”的唱段,把那些只迷恋流行歌的红男绿女震得浑身发麻,摇色子的手都在发抖。

在音乐圈子里面混,他总有办法拿到各种活动的人场券,一到周末便经常有各种活动供我选择。两天前,他说:“有周六晚琼剧的票。”

我说:“我不去。”

“必须去。”

“要不要叫……”

他断然拒绝:“不要。”

“好,不叫。”说完,我开始等待他的变卦。

没有失望,他故作镇定:“……还是……叫上你小姑吧!”

……

陈可樱露脸了,她越来越妖娆,在路灯下出现后,街上众多男人的眼睛如向日葵般有着一致的方向。这个没脑子的姑娘,这一两年的亭亭玉立已经超乎了生物进化的各种理论——她除了证明进化论的正确,也证明着进化论的

错误。对比她各个时期的照片,进化的过程便十分明显,她几乎是在半年之内,从一个大大咧咧只会尖叫“周笔畅是我的最爱”的假小子变成一个与之前形象完全不符的美女,推翻了进化论里那些动辄数千年、数万年、数十万年才有质的改变的理论。我刚从北京回来那会,在家里瞧了她半个小时,愣是不敢认她。她上来掏出工作证、身份证等证明身份,我才半信半疑,说:“你的进化是生物史的奇迹。”而我心底升起的阵阵怅然却没有对她说过——可能家里人也没人注意,她是越来越像挂在墙上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了,她的脸和曾祖母越来越接近,而那有力的眉毛和英武的眼睛,少了女孩的秀气,隐约是穿着军装的曾祖父陈嘉栋——对于这份血统上的印迹,我隐隐的担心如屋子上空看不见的气流,突兀而莫名。

陈可樱在辈分上是我的姑姑,她父亲陈兴江是我爷爷陈兴华弟弟,我叫陈嘉栋为“曾祖父”,她叫“爷爷”,她叫我父亲陈可武为“哥”,可她小我三岁,有时她直呼我名字“陈蔚然”,有时叫我“小哥”——而其实,她是有一个“小哥”的,那就是我父亲的弟弟、我的叔叔陈可文,可我几乎没听她喊过陈可文哥哥。和家里闹翻后,陈可文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禁忌,一个不能触碰的雷区。他被别人挑断脚筋后不久,奶奶死了,他就完全消失在我们的目光中,就像一张花花绿绿的地图被涂上白白的一块,显眼突兀,又不清楚白色掩盖下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山脉和水流。我,从没喊过可樱“姑姑”,有时她逼我叫,“姑姑”两个字快要决提出口时,仍旧会被生生吞回去,淹没在随之而来的笑声中。

许飞眼睛一呆,又往别的地方瞧了。陈可樱倒是把手搭到他肩膀,嬉笑道:“飞哥,你最近的歌可是越来越火了,我可是骨灰级的‘海飞丝’啊。昨天我

跟一个‘嘘嘘’在网上骂得太好玩了，他一直给我发自恋的照片，觉得自己侧脸很像张国荣，鼻尖神似刘德华，头发则像郑伊健，我笑死了。他一说话，我就说：‘别理我，我只是来嘘嘘的！’哈哈！你什么时候也写首歌给我唱唱啊？我学周笔畅的声音很像的，我给你唱两句？还是不唱了，你又不是没听过，给我写首笔笔风格的歌咯！”许飞被压的肩膀低了下去，他想要证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真理，又怕用力过猛，甩陈可樱手甩得太无情，眼睛发直了好一阵，才狠狠吐出：“看琼剧去。”

《下南洋》是在一个门卫森严的大院里的礼堂首映的，我们赶过去时，人声已消，幕布落着，很快就要启幕开演。这出戏近来炒得火热，打个鸡蛋在报纸上都能烤焦，整版整版的“下南洋”，看不仔细的人会以为最近远洋捕捞业很吃香。据说这是国内戏曲界近年来难得的大戏，省内的网站也做了不少专题，从筹备组、编剧、演员到道具，甚至排练中的某个配角丢了一把牛角梳，都进行详细报道与分析（弄丢牛角梳深入分析的结论是：排戏的演员过于投入，以至于忘了他其实根本没有一把牛角梳），显然是想借助这出戏，给省内的文化部门长长脸。

许飞是从他一个在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朋友那拿来的票，两人小时候是同学。那人上学时成绩太差，倒是生得一副端庄的好面相和高亢的嗓门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偷鸡摸狗、无所事事两年，觉得前途无望，转行学戏，路竟然越走越宽，在省团的地位一日高过一日，已被视为今后的顶梁柱来培养，下面有不少市县团前来挖他，月薪出到一万上下，他也不为所动。许飞拿着赠票也是心里发酸，他嘟囔过多次：“上学时我是校合唱团的领唱，当时那小子唱两句《歌

唱祖国》都走调，现在……唉！”

观众席灯灭了，戏开演。在熟悉而陌生的乐曲中，浮躁渐渐消去，一低头，我睡了过去。迷糊中，有人在替我捏着后颈，那是小姑——当然，捏的是后颈，如果捏的是脖子，便有谋杀的嫌疑。我想醒来看几眼台上的离合悲欢，可眼皮太重，睁不开。我趴在这还算靠前的桌子上，做了一个过于悠长的梦。台上人世变幻几十年，我在梦里也过了几十年。这个梦我已做了太多次，每次一到梦中，我都循着旧路，把每一个步骤温习一遍。那不像做梦，像是表演，像是有人写好了本子，我按着字幕与旁白在排练——可即便在梦中都练熟了，我仍旧在每次醒来后，不记得任何具体的细节。

许飞拉醒我，把我从梦中的白发苍苍变回原样，退场的人散了一半。一直到礼堂外，一直到大院外，越来越安静了，许飞绷着的脸还是没松开。

为了暖场，我问：“戏好看不？”

许飞哼哼冷笑：“这是人看的吗？”

我庆幸自己睡了过去，否则便有不是人的危险。

偏偏陈可樱不以当人为傲，说：“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服装也漂亮。”

“还可以？你那是韩剧洗过脑的想法。那还是琼剧吗？配乐不用传统乐器，用上西方乐器了，还有钢琴！最奇怪的是小提琴，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，多余得像妨碍别人偷情的电灯泡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用汉堡包来打火锅。琼剧？编剧不是海南人，听不懂海南话，找的是一个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写的剧本，嘿嘿，这完全是一个用来拿奖的戏！等着看吧，这个戏不拿奖，我把头劈下来给你们当凳子！而且我能肯定，这个戏最多拿到二等奖，因为写剧本那家

伙只是副主席。我上网查了,评奖委员会主席最近新写了部豫剧,一等奖肯定要给他留着。如果这《下南洋》真拿到一等奖了,我也把头劈下给你们当凳子。”

陈可樱吐吐舌头:“你当凳子的时候,发型是四六分还是维持现在的三七分?”

许飞把票根一甩,兴趣索然,问我:“你觉得好看不?”

“我睡着了。”

广场外这条路显得漫长,这里并不是海口的市中心,灯火稀疏,路很暗。三个人走着,气氛有些诡异。这样的情形并非没有过,但此时就是显得十分憋闷,有雨水降落前的闷热预兆。这是2008年的仲春,刚刚过去的深冬与初春,中国南方大雪,冰雪覆盖了很多人的路。春节前后,海南也前所未有地冷了将近一个月,那些往日热烈盼望着凉天到来好哈哈气的老人,被这场寒冷惊得缩回厚厚的衣服里,出来走动都恨不得包裹着被子。有一些命不够硬的,念叨着“这么冷,几十年都没见过”之类的话,没顺过一口气,闭眼了。我们村就有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没挺过去。所以春节期间,每个人都望着阴沉沉的天,希望寒冷早些过去,希望天气早点转暖,希望弥漫的浓雾早点消失。天转暖起来,却也是很快的,比如此时,闷热中已经有夏天的调调了,那闷热又不愿下雨的气氛让人憋闷,汗腺堵塞,平白无故地堵出一身火气。我不耐烦地看着可樱:“可樱,你想让谁送你回你二姐那?”

陈可樱闷闷地不吭声。我说:“许飞,你先走吧!我送她回去。”

许飞点点头,拦到一辆摩托车,上去了,年轻的司机加大油门,摩托车嚎叫

出一阵油烟。

陈可樱喊起来：“许飞！”

我远远看到许飞捏了一把司机的肩膀，司机急促刹车，车滑出好几米才慢慢停下。司机愤怒地叫：“你想死啊？要停下来，叫我停就是，你捏我肩膀，摔伤了算谁的？”陈可樱看着许飞在司机的喊骂下缩头缩脑，又想笑又担心。许飞跟司机道了个歉，对陈可樱喊：“让我送啊？上车啊！”陈可樱摇摇头，她扭捏了好一会，才一咬牙，说：“我同事约了她一个朋友，让我去相亲，到时候你陪我去呗！”她甩话的坚决又让我想起墙上的画像，有着飞蛾扑火的壮烈，有着鸡蛋碰石头也要碰，而且要狠狠地碰的愚勇。那种眉目太像了，曾祖父的遗照，爷爷有时伴着冷笑的说话，都是这种感觉。而我几乎不忍看，我觉得一个女的，有这样一种坚决无谓，并非好事。

许飞笑不出来，默默拍拍司机的肩膀，摩托车惊魂未定，安顺了许多，缓缓离开。

陈可樱也低下头去。我敲了敲她的头，有清脆的响声——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秘密游戏。小时候，相互打架时敲；后来，开玩笑时敲；再后来……我们互相敲了二十多年，几乎都能从敲的轻重缓急中，理解对方想要说的话。

她说：“……小哥，你别怪我，我不是偏要这样，他反正也不在乎，我让他当着面见见人家也好，免得以后花很多时间来解释……你也知道，我爸逼我逼得急，我也是在手忙脚乱地找人。”我说：“我跟你说过的，你要有耐心，别牛急了拿角钻树，你忘了？”陈可樱说：“没忘。可是，你看过我的掌纹，准不准的？我觉得有点像，但不是很准。”我说：“我是照着那本《掌纹与命理》给你看的，准